

老郝

文/耿勇

老郝走了，穿了一辈子军装的他，没有挺过今年的“八一”节。节前，他去世的讣告张贴在学院的服务社墙壁上。

过完节，想到老郝，总想写点文字来追悼、追思他，却不知从何落笔，像是哭泣时哽咽说不出话似的，写了几行，便停笔。

我和老郝最后一次见面，大约是去年的冬天，那时新冠病毒尚未爆发。我们在干休所门口巧遇，他坐在轮椅上，气色不错，双手洁白细嫩，阳光透过梧桐树叶，斑驳散落在我们脸上，我们愉快交谈着，话题仍旧围绕着我们的共同爱好乒乓球，他先恭喜祝贺我们刚在上海军休干部乒乓比赛中获得团体第三，按他说法是季军。我说等你病好，咱们还像过去一样，继续在乒乓台前挥拍流汗。话说到这，他与刚患病那会充满信心时的心情不太一样，避开了我的眼神……不曾想，这次巧遇竟是永别。

老郝全名郝唯学，原先就取空军政治学院，后来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，任过该院心理与心战系主任，心理学教授，博导，西安人，人长得高大帅气，一副西北汉子的派头，酷似演邓世昌的电影演员李默然。

我和老郝虽同在原空军政治学院成长起来的，相互见证了事业上的艰辛与成功，见证了彼此由风华正茂到两鬓霜白，可一直没有交叉共事过，像平行向前的两条线，在不同的轨道上，各自执著自己的事业，各尽所能奋斗了几十年。我和他相识相处，从打乒乓开始，到打乒乓结束。工作时，大家彼此都忙，不太会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乒乓球的爱好上，后来我们都先后退休，因为共同爱好走到一起，比起当年工作时联系还紧密。

老郝比我大，军龄和资历比我老。记得30多年前，学院举办乒乓球比赛，我代表政治部参赛，他作为观众看了我的比赛后，说我的动作比较规范，步伐也灵活，说只要我有比赛就通知他，他会来观看的。此话我未当真，不过从此凡院里举办乒乓比赛，我在赛场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记得有一回是晚上比赛，那时学院刚成立心理和心战系，他当主任，工作头绪多，很忙，不过得知我乒乓比赛消息，仍然来文体馆看完比赛后，才回系里加班。

那天，参加老郝的追悼会，遇到军干所老所长，现在军休中心的全副书记，他说老郝退休入所，荣获全所乒乓比赛单打冠军，他告诉金所长，说老耿也退休了，快办手续移交进所了，军休干部打乒乓球的实力将大大加强，可以成立乒乓球队。可见老郝对我乒乓技能的欣赏和关心关注，是长期的，一贯的。

我与老郝作为乒乓球对手时少，作为乒乓球友时多，我和他还有政工系教授博导师启朗等人，成立了一个乒乓球小圈子，退休没事，常在一起切磋乒乓球，我常戏言“我的乒友郝帅”。作为乒乓国手郝帅，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，没有机会，也不可能有机会和他在乒乓台上交手，但我与乒友“郝帅”，隔三差五常在乒乓台上见面。

凡人都爱好，爱好是分级别的，到了“发烧友”份上算是痴迷类。我们大概就属于这一类。打球时我们非常专注，我们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直板近台左推右攻起家的，先是练熟正手攻球、反手推挡，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，不仅学会拉弧旋球，还不满足会推挡，向王皓、许昕学习，练得有模有样。

涨球技是个快乐的过程，许多时

候，打出高水准有些难度的球而产生的快感是场外人难以体会的。每次练完球后，我们总要“实战化”一下，以检验练球效果。虽然我们嘴上说，到了我们这把年纪赢了刘国梁也没啥，当然，也赢不了。可一进入“实战”，谁也不含糊，老郝每失手丢分，都要大喊一声，以泄心中的“悔气”，有许多时候，我拉弧旋球过去，从我这边看，他球拍离球还有点距离，或是球已过去，他拍子才去封堵，但他仍然要大喊一声，这也不怪，因为他方向判断对了，每次总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。

“实战”要计分，计分就有关键时刻，每到此时，郝教授的心理战知识，就派上用场。因为，乒乓球比赛，是选手之间距离最近的对抗比赛。相互之间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包括一个眼神都能影响对手。所以有专业知识啥时候都不吃亏，都能触类旁通。我们还建立了个“乒乓健身快乐”群，大伙相互传递乒乓信息，有重大比赛更是你一言我一语，一时闹哄哄。一次，老郝在群里夸我球技大涨，打法酷似许昕，我有激动，受鼓舞，不过，其他球友一片沉寂，没有呼应，也不知是老郝独具慧眼，还是因偏爱有些夸大其词。

老郝一辈子善读书学习，求上进，不仅专业好，有本事，业余爱好兴趣广泛，除打乒乓球外，歌唱也拿手，尤其擅长用俄语唱俄罗斯歌曲，像《共青团之歌》《喀秋莎》等，我听过，有水准，他年轻时是学过俄文的。听说他还会下象棋和围棋，水平也不错，我尚未见过。

为军队国防教育事业奉献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郝，多才多艺，人如其姓，郝(好)人一生，想来在天堂里一定也不会寂寞。

► 【杨浦区图书馆新书推荐】

《切尔诺贝利：一部悲剧史》

[美]沙希利·浦洛基 著



作者浦洛基教授利用新近公开的政府档案，结合大量幸存者的访谈素材，详尽叙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背景、起因、过程、后续，及其对人类与自然、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深远影响。全书涉及400多个人物，上至国家领导人，下到平民百姓，所有被卷入这场核灾难的各色人等都被描述，所有响亮和微弱的声音均被记录，所有模糊和片面的认识都被厘清。

《大文豪 小故事》

杨建玫 著



本书精选10位英美文坛极具代表性的文学家，包括雪莱、狄更斯、勃朗特三姐妹、劳伦斯、萧伯纳、马克·吐温、福克纳、海明威，通俗演绎他们的爱情、婚姻、友谊、家庭、创作和人生。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就以及他们的欢乐与痛苦、挫折与成功、平凡与伟大，一幕幕充满戏剧性的人间悲喜剧缓缓展开，引人深思、慨叹。

《偶尔远行》

周国平 著



全书分上下两编。上编记录了南极乔治王岛之行始末，原本是一次新闻事件的“人文学者南极行”，在作者看来无关新闻，而是一个人的在孤岛上的58个昼夜，在千古荒凉的极地中体验生命的静寂。下编则为游访欧洲见闻，途径德、法、瑞、荷、意等国，或漫步，或短居，或寻访，以一个思想者兼异乡人的视角，感受西方人文历史的深厚与色彩。

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，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留言，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(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，本期截止日期为12月1日)。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，将成为最佳“啄木鸟”，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；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，则将成为优秀“啄木鸟”，并获得纪念品一份。

2020年10月优秀“啄木鸟”：张德胜、严志明、肖焕树、顾志斌、曹酉虹、秦稚德、李群、赵水生、路永敏、万雯棋

2020年10月最佳“啄木鸟”：陈金生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“上海社区发布”

舌尖上的一粥一饭

文/陆春炎



其实，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的人们，都很注意节俭，尤其是当过农民的人，对每一粒粮食都十分珍惜，因为他们真切地理解每一颗粮食的来之不易。

我本人也是农民出身，小时候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。那时候，上海郊区的农民都种水稻，从下种到收割，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辛苦。比如从犁地开始，有耕牛的“大户”人家，可以用牛来犁地，没有耕牛的贫困户，只能用铁搭（一种类似锄头的农具）来翻地，这种农活干起来十分吃力，效率又很低，一天下来常常是腰酸背痛头昏眼花也干不了多少。

地翻好把泥块削细平整后就要插秧，这道工序考验的是腰功，90多度弯腰插秧，插好一行累得想躺在田埂上不愿再起来，但是季节不等人，必须起早贪黑持续数小时数日不停地干，一旦耽误农时收成大大减少。

盛夏季节，要干的农活是耘稻，就是在水稻田里除去杂草。这个时候是全年的高温季节，水稻田里的水很烫。上午还好一点，下午干活的时候，有的人心理准备不充分，下到水田又马上烫得跑回田埂上，得用水稻田里的水不停地朝自己脚上浇，慢慢适应一下，再鼓足勇气下去干活。

下面是烫水，上面是火辣辣的太阳，没多久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。等到稻子成熟后，收割水稻也是一项重体力活，把水稻割下来晒干，捆成一捆一捆，然后用专用的绳子、扁担挑回家，最后脱粒储藏，都是重活累活。其中尤以用镰刀割稻最为费劲，往往是收工回来，吃了饭连洗脸洗脚最好都免了，倒头睡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，浑身上下哪儿都酸痛，有一种下不了床的感觉。

那个年代的人真正体会过缺粮的艰苦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全国都缺少粮食，实行统购统销政策，农民把自己种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，然后再由国家按照人口统一供给每个人的口粮。大人每人每月30斤，小孩按照不同年龄供给。每月30斤口粮按照现在的粮食消费水平来说应该不少了，但是农民干那么重的体力劳动，每天一斤实在不够吃，况且这30斤粮食中还有一部分杂粮。再加上基本没有荤菜，只有一点蔬菜，所以，农民缺粮问题更加突出。

我记得，那时候人们十分珍惜粮食，烧饭的时候就开始精打细算，烧好饭后给每个人分好，保证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相对公平，维持最起码的需要。那时候感觉吃什么都是香的，有时候用米糠和成面，放一点糖

